

男生女生和花

凡妮著



新世纪出版社

责任编辑:吉文军

封面设计:苏家杰

内文插图:王 珺

男生、女生和花

凡 妮 著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沙溪宝珠路第四工业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80,000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5-1811-1/I·214

定价:1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 容 题 要

在花园一般的校园里,男生和女生的梦幻,像花儿般异彩纷呈。他们的故事,既如春日欢笑的阳光,又如冬夜哭泣的雨滴。

一花一故事,一落一伤心。女孩子花儿各有各的精采,女孩子的爱情故事,各有各的奇遇。范霓的两度失意,云情的马拉松式单相思,晓仪的浪漫不羁,许萌女强人式的壮士断臂……都会令你荡气回肠。

四季轮回,花谢花开,美丽的故事是否能永远盛放?拾起落花,美丽的女孩学会了放弃,也选择了坚强;学会了独立思考,也学会直面人生。

FEEL

青春动感系列小说

《正是高三时》
 《大一女生》
 《青春美丽豆》
 《寂寞 17 岁》
 《18 岁宣言》
 《灿烂季节》
 《不一样的梦》
 《男生、女生和花》



制作:花与梦工场 Tel: 01382959393 欢迎来稿

2002.7.10

目 录

- 1 拿军训奖学金的女孩(1)
- 2 什么是爱情(9)
- 3 爱的夭折(27)
- 4 风的影子(41)
- 5 梦醒时分(59)
- 6 流逝的日子(75)
- 7 看 花(87)
- 8 上了大三以后(95)
- 9 快乐流淌(109)
- 10 各怀心事(127)
- 11 牵 手(149)
- 12 世界上最蹩脚的红娘(161)
- 13 温馨如梦(175)
- 14 日 记(191)
- 15 晴天霹雳(209)
- 16 接二连三的打击(221)
- 17 你打算怎么办(235)
- 18 冬去春来(251)
- 19 木棉就是木棉(263)
- 20 晴朗的好天(275)

1. 拿军训奖学金的女孩

这是一间宽敞的宿舍。窗子很大，阳光照进来，把靠在两边墙上的8张床，整整齐齐排在中间的一组桌子，还有桌子边正在忙碌的两个女孩，涂上了一层明亮的色彩。

正往自己桌上铺一块塑料花布的是苏卉，她是第一个报到的。苏卉个子不高，短短的头发用一根桔黄色的发带紧紧的箍住，露出光洁的额头，额头下面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她一边手脚麻利地用图钉固定桌布，一边偷眼看看李丹华。

丹华长得高高大大，干起活来却显得有点笨拙，她的抽屉好像卡住了，丹华拼命拉也拉不出来。苏卉走过去，手在抽屉底下轻轻一托，把它拉了出来。

“谢谢你！”丹华感激地说。

“不用谢。”苏卉朝她笑笑，“你在中学时不是住校的吧？”

“不是。你呢？”

“我住了6年。”

“啊，那你很熟悉这种集体生活吧？”

“嗯，很熟悉。对我来说到大学来住宿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罢了。”

“那真好，我就担心我能不能适应。”

“会的。住校生活很有趣，你会认识一群朋友。”

“是啊，我们将在一起住上4年。”

她们互相微笑地凝望。多么奇妙，昨天还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从今天起就要成为大学四年里息息相关的室友了。室友，很亲密的称呼，未来的四年里，将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在她们身上？

“还有六个人没来。”苏卉看看门上贴着的新生名单，明天开学，她们今天都该到了。”

像是回应她的话，门外传来了声音。一个女孩出现在门口。她看到苏卉和丹华，略显腼腆地说：“你们好！”

“你好。”苏卉对丹华说，“我们的新室友到了。”

她们好奇地打量着女孩：一头长长直直的黑发，轻轻垂在肩上。白皙的脸上嵌着两只明亮的眼睛，那眼睛，连同小巧的微微上扬的唇角，隐约透出友好的笑意。

好清秀的女孩，苏卉在心里赞叹。

“你叫什么名字？”

“范霓。”

上了大学首先要进行军训。军训很辛苦，所以尽管只有短短一个月，但结束时大家都如释重负。当然也有对教官的依依不舍，但即将开始的“真正的”大学生活更叫人向往。

这天范霓刚回到宿舍，就被大家团团围住了：

“请客，一定要请客！”

“干吗，怎么回事？”范霓摸不着头脑。

班长许萌，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对范霓说：“陈老师通知你下午到学工部去，你得了军训奖学金。”

“不是吧？别跟我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是真的？不可能呀，你听错了吧？”

范霓不肯相信，是有理由的。从小到大，她的体育课成绩总是艰难地在及格线上挣扎。谁要是听说这个门门功课优秀的学生还有非常害怕的一门课程，一定觉得很奇怪。而她指的正是体育课。范霓做事很认真，主科副科一视同仁地想学好，偏偏她别的功课都很好，惟独体育是她天生的对手。她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印发出来让同学们传阅，英语课上那位年轻气盛的老师总是在别的同学答不出问题时叫起她：“范霓，告诉他们！”她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但她更高兴玩百科知识竞赛般的游戏，那时候同学们会羡慕地说：“范霓，你懂得真多！”她参加学校的画展，参加学校每年的文艺汇演……但是运动会上她永远只能当啦啦队。别说运动会了，每星期才上一两次的体育课已足够让她胆战心惊如履薄冰。那些简单的技巧动作在她看来难如登天，这时每个能轻松完成动作的同学都令她羡慕不已，而她却不得不尴尬地承受着同学们投注给她的同情、揶揄、怜悯的眼光。这眼光使平时风光无限的范霓如针刺在背，于是她拿出别的同学攻数学、攻英语、攻理化的那种热诚和努力去攻体育，可是不管她怎么虔诚，她的祈祷并没被接纳，体育课还是她的心头大患。一上体育课，范霓的心态就“从将军到奴隶”，痛苦难当地熬上45分钟。倘若碰上考试，那更是世界末日。范霓惟一有补考记录的科目就是体育，而且这一科的补考对她家常便饭。

这对重视荣誉的范霓无疑是一种深切的遗憾。所以上了大学以后，她无比认真地对待军训。虽说苦是苦了点，但幸好也无风无浪地过来了。考试就一次打靶吧，成绩不算拔尖但也通过了。最后的阅兵仪式结束时，范霓觉得自己比谁都更有如释重负感。但怎么可能获得军训奖学金呢？自己是那么勉强才“撑”了下来，根本没出色的成绩。这太荒唐了。

可是许萌坚持着：“是真的，我怎么会听错呢？陈老师还说女生就你一个拿到了这个奖学金。”

下午，范霓去领奖学金时，问了一下陈老师，军训奖学金是怎么评出来的。

“主要是根据你们军训期间的表现，特别是直接训练你们的排长的意见。”

排长的意见？范霓想起那位高高瘦瘦特别严厉的排长，他总是不苟言笑，训练时脸绷得紧紧的，眼光像鹰一样扫来扫去。谁要是动作不规范，准被他不客气地剋一顿。女生们私下议论他语气粗暴得像骂人。后来许萌和他聊了一番，说了一通严肃活泼的辩证法，没想到这排长从此态度就和缓了些，大概想到这群女娃娃终究不过是他手下一个月的“临时役”军人而已。训练间歇，排长也会和几个性格比较外向爽朗的女生聊聊天，尤其是善交际又惟一能对他大胆直言的许萌和他特别熟。但排长从来没和范霓聊过什么，事实上范霓觉得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地才避免了随时可以挨训的差错，排长注意不到她正是她求之不得的。可怎么说，是排长的意见，使她获得了军训奖学金？而且别的女生，包括许萌，都没有。

范霓想啊想，排长怎么会认识自己呢？自己和他一句话也没说过。啊不，想起来了，还是说过的，如果那也算是说话——其实那只是一句命令：“出列！”

而且那是一件让她羞愧的事……

烈日炎炎。绿色的草坪边，纹丝不动地矗立着一个个绿色的方块。仔细看，每个方块都由一个个穿着绿色军装的学生组成。他们身子笔直，两脚呈立正姿式，手臂竖直下垂，中指标准地贴着裤缝，两眼正视前方。整个人如一根固定的柱子，一

动不动，只有帽檐下悄悄滑落的汗水，还有军装背后白花花的盐渍，说明了“夏练三伏”的意义。

站军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站的时间特别长，排长说：“先站 20 分钟”。天哪，保持这种挺拔的姿势在烈日下暴晒 20 分钟？同学们用目光交换着忧虑，却一言不发。“立正！”立刻，一切都凝固了。

排长来回巡视着。“站直点！”

“把腰挺起来！”

“别低头！”

范霓站在队伍中间。已经过了多久了？5 分钟，10 分钟？她开始觉得不对劲，脚好像在发软，眼睛有点模糊。怎么搞的？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看别的同学都站得好好的。

挺住，挺住！怎么眼睛看不清东西了，身边好像有嗡嗡声。汗还在流，可感觉是虚汗。都怪自己早上晨训结束后贪睡没吃早餐，看来是低血糖。没关系，挺挺就过去了。这太阳真猛！……

眼前的景物完全失去形状和颜色，只有一片黑乎乎的轮廓，耳边只有一片嗡嗡声，范霓感到自己就要晕过去了，虽然她从不知道晕过去是什么滋味。不，不能倒！她用尽最后的力气，用就要失去视力的眼睛搜寻着排长，不，应该说是那个移动的黑影子。她觉得自己的手颤悠悠地举了起来。

黑影子迅速出现在她身边，一片嗡嗡声中她捕捉到微弱的声浪：“出列！到那边休息一下！”

范霓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队列的。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儿，她眼前的世界逐渐恢复了原先的色彩和形貌，身边的嗡嗡声也渐渐消退。看来是一时大脑缺氧，以前也偶尔出现眼冒金里的现象，只是从没有这次这么严重，看看同学们还一动不动

地在那儿站着，范霓觉得惭愧不已，体育课上笨手笨脚自惭形秽的感觉又仿佛回来了。怎么就这么弱不禁风呢？

她站起来，悄悄回到队列中，立正。

排长巡视过来了。看了看她，什么也没说。

训练完毕回到宿舍，大家都关心地问她怎么回事。苏卉说：“你当时脸色可青了，真吓人！”

“没事，可能是没吃早餐，一时大脑供血不足，我坐了一会就好了。”范霓不愿多谈这事，她很不愿在任何方面，包括体能，显示出娇弱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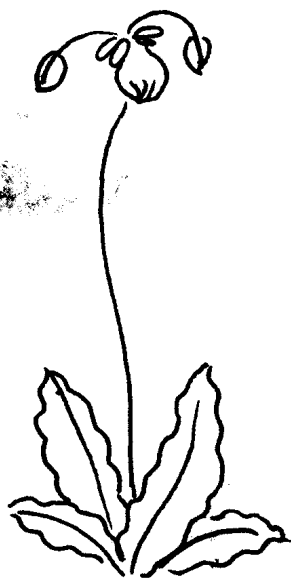
这是军训过程中范霓耿耿于怀的一桩事，要没有它，本来范霓还可以挺骄傲地说我那么怕体育的人也顺利地度过了军训，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嘛。可有了这“不良记录”，这口就不能夸了。想不到居然还拿了军训奖学金，这份意外让范霓由衷惊喜。要知道她虽然是连年的三好学生，可她一直为它的并非货真价实而耿耿于怀。她是除了体育老师外所有老师的宠儿，每年评三好学生时班主任总会主动替她向体育老师说情。得来太容易，太在意料之中而且又让人拿得不那么心安理得的东西总是难以唤起太强烈的喜悦，反而是进大学以后获得的这第一项奖励，仿如天上掉下来一般地令人难以置信，也令范霓有说不出的愉快和欢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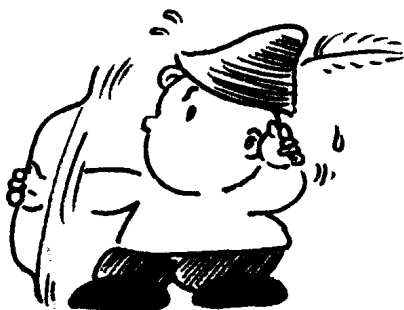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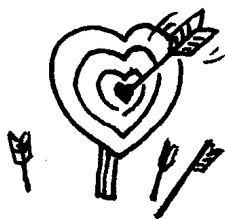
她仍是那么文静地微笑着。这并非矫情，范霓本身就是那种外冷内热的人。很难看到她大喜大悲的表情，但内心一样波涛翻涌。她并不吝啬或掩饰自己的感受，但一句“我很高兴”她就认为足够表达她的感情了。是很高兴嘛，这是最简洁最概括最准确的表述，还要说什么呢？

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范霓不知道这句话用在这里

1. 拿军训奖学金的女孩

是否贴切，但她现在心情很好。良好的心情有助于一切。军训结束了，结束得很美好。令人向往的“真正的”大学生活就要开始了，她应该是更加美好而令人难忘的，不是吗？





2. 什么是爱情

“一、二、三……”“喀嚓”一声按下快门，紫藤架下8张笑脸收进了镜头。

女孩们散开，替她们拍照的过路女孩把相机交给苏卉时间问道：“你们是新生？”

“是呀，你怎么知道？”有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整天笑声不断的林燕问。

“看出来的。”

“看出来的？”大家互相看看，一个个都因为军训而剪了短发，肤色也变成健康的棕色，还有中学生式的穿着（舒云倩那条蓝色裙子简直就像中学校服），这不昭然若揭地向众人公布自己是无忧无虑、意气风发的大一新生么？

“只有新生才会这么集体在校园照相，你们是一个宿舍的吧？”

“是呀。你是大几的？”林燕望着这位穿白色套裙，脸上略施粉黛的姑娘。

“大四了。”

“我看见过几个大四的女生也集体在校园照相。”舒云倩突然说。

“那是比较难得的了。有这样的时间，未必有这样的心情。”女孩说完就走了。

“你说她是什么意思？”林燕问。

“不知道。也许她自己有什么感触。”

大家不再理会这女孩，大四的感觉离她们太遥远。现在，她们只是尽情地欣赏着美丽的校园，充分领略到新鲜人对一切都觉得新鲜的味道。新鲜、好奇、憧憬、迷恋、神往、骄傲，充溢她们心间的都是美好的昂扬的感情，新鲜如春天初发的嫩叶，美丽如夏日绽放的繁花。她们理所当然地没有悲哀和消沉的理由。

能够考上华大这所南方著名的高等学府，也难怪她们觉得骄傲。华大以风景优美而著称，校园里到处是大块大块的草坪，远望如绿色丝绒铺盖在大地上，温柔而不刺眼，草坪四周，校道两旁的参天大树，很多已有几十年历史，庄严而沉默地见证着华大走过的风风雨雨。绿树掩映的深处，常常会露出一角红墙，墙上是生了青苔的绿瓦，灰色的飞檐翘向空中，以其古朴的姿态诠释着华大古老的历史，也以其沧桑的外貌暗示着华大沉积的风韵。

范霓望着那些老房子出神。方晓仪走到她身边轻轻地问：“你在看什么？”

“看这些建筑，风格多么古老，历史也一定很悠久了，我想华大的特点很大程度上要靠它们来体现。”

“这种房子吗？外表是很好看，但住起来可不见得舒服。我还是喜欢现代的建筑。”

“你指那些火柴盒？”范霓望着不远处一幢灰色的公寓楼。

“它外形比较普通，如果外面也装修漂亮一点，当然胜于古老的小平房。”

这不能说错。范霓对晓仪笑笑，不表示异议，她只是有点奇怪，晓仪外表这么古典，却一点也没有悲花伤月的小家碧玉

情怀。

方晓仪应该说是宿舍里最漂亮的女孩子。瓜子脸，弯弯的柳眉，睫毛又长又密，乌黑的瞳仁就像两颗晶亮的葡萄，水汪汪的。晓仪有一张小巧的弧线很优美的红唇，唇边总是带着浅浅的笑。宿舍评论，晓仪的长相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型，唐诗宋词里描写的小家碧玉。

但晓仪来自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她擅长的是英语和数学，她对唐诗宋词没有兴趣。这一点，从入学后的英语摸底考试和随后的高数测验中就看出来了，但晓仪是班上为数不多的没有选修大学语文课程的人。

记得在不久之前宿舍的一次“卧谈会”上，大家谈起风度翩翩的语文老师，谈起他在课堂上的声情并茂、妙趣横生，晓仪忍不住插话说：

“老听你们讲这个老师多么多么有风度，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哎呀，你又不来听课。你要是来听听就好了，语文课可有趣了，又轻松，又好玩，那个老师讲解课文特别投入，听他讲课就跟听他讲故事似的。”

“不，他常常讲课文以外的故事。作者的生平啦、轶事啦，他知道得真多。”许萌对林燕的话加以补充。

“哎，你们发现没有，语文老师特别爱讲跟爱情有关的故事。讲李清照的词，就说她与丈夫如何鸾凤和鸣；讲陆游的词，就说他和他表妹‘错，错，错’的悲剧。”宋意涛说。

“可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晓仪说。

“当然不止这些。有一个故事我印象特深。范宽，你还记得语文老师讲《爱尔克的灯光》那一课吗？”

“记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一天下大雨，好多同学因

在教学楼走不了，干脆也不上设在另一个教室的选修课了。喜欢语文课的范霓和恰巧带了伞的意涛是那天听课的仅有的两个女生。

“那你说吧。”

“我不行，我不会讲故事，我只会平铺直叙，缺乏感情，叙述起来不感人。”

“我也是，可语文老师就讲得很动听。”

“到底是什么故事，快说嘛。”林燕不耐烦了。

“我看过那篇课文。爱尔克每晚在哈立希岛上点亮灯光，来给她航海的兄弟照路。她每夜点着灯光，等待出远门的兄弟回来，直至带着失望进入坟墓。是这个故事吗？”丹华对文章有很强的记性。

“是另一个很动人的古希腊神话。”范霓轻轻地说，她慢慢地讲述起来：

“从前有一位美丽的女郎，叫做赫洛。有一位名叫勒安德洛斯的男孩深深地爱恋着她。可是他们的住处相隔着大海，于是男孩只好每夜游过大海，去和心爱的人会面。

“大海很宽，横无际涯。勒安德洛斯跳入水中，勇敢地往前划。黑乎乎的海面上，他孤独的手臂奋力地击着水，渴望和情人会面的心情激励着他，让他生出无穷的力量。但是除了他自己，赫洛也在给他力量。

“赫洛每晚在塔上点着灯光，作为她的情人的信号和路标。灯光指引着勒安德洛斯，在他的心中发生温热的火焰，使他全然感觉不到海水的冰冷，他朝着灯光，朝着赫洛点燃的火炬，朝着他心中的爱人和目标，划去，划去……

“然而有一次，海上吹起大风，刮起大浪。惊涛骇浪阻住了勒安德洛斯，使他一连7天7夜不能去赴约。赫洛每晚依旧